

## 序章

還記得小時候，卡利斯舅舅總是將他抱在腿上，靜靜看著牆上的畫像。

「看，他是你的父親，他是我見過最美的人……」卡利斯舅舅的嘴角總是微微上揚著，但神情看起來卻是那麼悲傷孤獨。

雖然他只是個孩子，但從那時候起，他已經知道什麼叫做孤獨。

身為血族中最高貴的非涅克斯家族，他們原本擁有永生不死的能力，但因為父親的背叛，除了當時仍在母親腹中的他，所有族人都失去原本的魔力，一個個變老死去。

唯有他一人，享有永恆的生命，以及永世的孤寂。

他原本以為自己不會再感到寂寞，但到最後，看見面容憔悴的卡利斯舅舅靜靜地躺在棺材裡，再也不能睜開雙眼的時候，他終於忍不住放聲哭泣……

從此以後，非涅克斯家族只剩下他一個人——查理斯·溫格里德·非涅克斯。

## 第一章

這是一個陰天，天空佈滿烏雲，看樣子很快就會下雨。

空氣裡瀰漫著淡淡的水氣，前方的道路看起來一片霧濛濛，令人胸口發悶。

一輛黑色馬車小心翼翼地行駛過濕滑的路面，馬車裡，一邊坐著三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另一邊則坐著一名俊美的青年。

青年有著一頭微捲紅髮，五官精緻秀氣，棕色的眼瞳裡閃著透亮的光芒。

他的皮膚有些蒼白，顯得不是那麼健康，使他多了一種脆弱感，讓人不禁對他產生保護慾。

但事實上，這名看似單薄的青年正是血族現任的首領，也是最強血脈非涅克斯家族的繼承者。

非涅克斯家族自古就擁有廣大領土，奴役著領地內的各種種族，但幾百年前的一場變故，使非涅克斯家族遭受滅門之災，手下奴隸也趁機逃脫他們的控制。

從此以後，非涅克斯家族一蹶不振，而原本只是奴隸的狼族卻逐漸強大，吞併了不少領地，不斷追殺血族。

眼下，狼族已漸漸逼近這座古老的城市——伊斯塔——血族最後的領地。

血族依然將希望寄託在最後的非涅克斯繼承者身上，所以其他三家族的族長從清早開始就聚在青年面前，各抒己見、吵鬧不休。

「公爵閣下，這件事關係到我們血族的存亡！如果再不給那些傲慢的狗一點顏色看看，他們會越來越不把我們放在眼裡！」一位族長義憤填膺地說道。

「眼下我們的力量不足，怎麼能和他們硬拚？公爵閣下，我希望能和狼族進行商談，看看他們有什麼要求，如果不過分的話，我們不妨答應下來……」另一位族長接著說道。

可任憑他們如何爭執，青年只是慵懶地托著腮，朝馬車外看去。

政治也好、戰鬥也好，都引不起他的興趣，他只希望能夠遠離這些繁瑣的事情，更希望脫去「非涅克斯家族」這層枷鎖，讓他自由地去尋找能解除寂寞的方法。但是，這也只是他無法實現的願望而已……

「如果一味退讓，那群貪得無厭的狗只會更囂張而已。不如和別的種族聯姻，只要公爵閣下娶了魔族公主，讓魔族成為我們的盟友，那時我們就不必害怕狼族的侵犯，您認為呢？」最後一名族長微笑著說，自以為這個主意是最好不過的選擇。青年完全沒有在聽，目光瞥見路旁巷口，幾名醉漢正在圍毆一個老人。

「就在這裡停下吧。」他忽然開了口，車夫聽從命令，將車停下。

「非涅克斯公爵！」三位族長正想阻攔，查理斯已經輕輕一躍跳下馬車。青年轉過身來，微微一笑，那笑容猶如盛放的薔薇般妖豔。

「我會好好考慮。管家，先送三位回去吧。」他笑道，隨即身形一晃，消失在人群中。

「查理斯少爺！」坐在車夫身邊的管家焦急地喊，可是紅髮青年早已消失在人群中，他也只能歎口氣，聽從青年的命令，請車夫繼續上路。

而在另一邊，查理斯飛速轉過街角，回到剛才路過的地方。

被毆打的老人依然抱著頭，蜷縮在牆角，醉漢們渾身都是難聞的酒氣，對老人拳打腳踢，嘴裡不停罵著「窮光蛋」、「老不死」之類的話。

周圍的行人紛紛避開，誰也不想惹麻煩，直到年輕的公爵出現。

查理斯走到醉漢們身後，用手杖戳了其中一個人的背。

「幹什麼？」那名醉漢搖搖晃晃地轉過身來，還沒看清楚身前站著的是什麼人，腰部就受到一記猛烈撞擊。

「哇！」他吃痛地大叫一聲，隨即倒了下去。

另外幾名醉漢見狀，紛紛看向突然出現的這名礙事者。而就在他們剛想衝上來時，為首那人忽然痛呼一聲，一頭栽倒在路邊。

其餘的大漢微微一愣，轉過身，讓出一條縫隙，讓查理斯看見那些醉漢身後晃過幾個高大的身影。

來者輕鬆地將剩餘的醉漢打倒在地，丟出巷子，看起來輕鬆得好像他們只不過是丟了一堆垃圾。

查理斯趁機將被毆打的老人扶起，拉到一邊。

但他還是好奇地看向這些人，他似乎從來沒有在這個城市裡見過他們，而且他們身上……有一種危險的氣味！他希望這只是自己的錯覺。

「首領……」巷口又進來一人，直接走到一名銀髮男子身邊，在他耳邊低聲說了些什麼。

男人冷笑了一聲，向他的夥伴揮了揮手，其他人就從巷子裡撤了出去。

「再會。」最後，那個男人看向查理斯，笑著道別。

就這一瞬，查理斯看見那個男人罕見的金色眼睛裡透著點點邪氣。

普通人類不會有這種顏色的眼睛！在這個城市裡出現的陌生異族人……銀髮金眸，難道是狼人？

狼人潛入城裡來……是想做些什麼嗎？

抱著這樣的疑惑，查理斯顧不得老人如何，便循著那群人的氣息追去。

那些人的動作很敏捷，追了半天也不見蹤影，這讓查理斯更加不安，擔心對方是

不是狼族派來的間諜，或有別的陰謀。

忽然間，他聽見不遠處傳來那群男人驚慌的叫喊聲，像是遇見了什麼意外。

他一躍而起，展開膜翅，朝著聲音傳來的方向飛去，果然很快就看見剛才的那群男人。

只不過，並沒有看見他們的首領。

「查理斯……」

就在這時，耳邊忽然傳來一個陌生的聲音，讓查理斯的神經頓時緊繃！

他落向地面，可腳下忽然出現一個黑洞，看起來十分古怪。

查理斯急忙轉身想飛出黑洞的範圍，可黑洞卻像是對準他一樣，讓他一眨眼整個身子就被一股奇怪的力量吸進黑洞之中，無法逃脫。

進入黑洞，四周一片漆黑，但很快他就在黑暗裡看見一個耀眼的亮點。

亮點越來越近，等他又下落了一點距離後，他才發現，那個亮點竟然就是那名銀髮男人！

聽見衣襬隨風飄動的聲音，銀髮男人也疑惑地抬起頭，看清查理斯的身影後，露出了一抹驚訝之色。

「你？」男人伸出手，想要拉住查理斯。

查理斯目光冷峻地掃了男人一眼，自己稍稍轉了個身，在男人身後落了地。

「你是狼人？」查理斯冷冷地問，他話才說完，那男人已轉過身，戒備地望著他。

「你……是什麼人？」

「不知閣下潛入伊斯塔有何貴幹？」查理斯沒有回答對方的問題，但銀髮男人已經從他的語氣中聽出線索，臉色變得冷漠許多。

「原來是隻蝙蝠。」

這是狼族對血族的戲稱，無疑是一種嘲諷和輕視，對於查理斯而言更是不可不回應的挑釁！

一團火焰從他的掌心中升起，漸漸變成一條燃燒著的長鞭，查理斯露出一個美麗又充滿譏諷意味的微笑，「看來，閣下需要好好調教！」

話音剛落，火鞭劃出一道耀眼的弧線，朝著狼人抽打過去——

狼人伸出單手，準確無誤地接住鞭子末梢，火鞭在兩人之間繃得緊緊。

火焰燒著了狼人的手臂，但對方卻一點也不在乎，只是輕輕吹了口氣，手臂上的火焰瞬間熄滅。

同時，鞭子從末端開始被冰霜吞沒，冰凍順著鞭子，朝查理斯的方向迅速蔓延。查理斯抿著唇，稍稍加重了力量，火焰瞬間由紅色變成了絢麗的靛藍，將冰氣堵截在鞭子的中央。

就在兩人相互較勁之時，一道陌生而神祕的聲音忽然在黑暗的空間裡響起——

「住手！」

「啪」的一聲，查理斯的鞭子斷為兩截，狼人手中的部分變成冰渣碎落一地。

查理斯將剩餘的鞭子收回，化作一團火焰消散。

「你到底是誰？」狼人看向四周，臉上露出一抹不悅，顯然剛剛也被這聲音的主

人捉弄過。

「呵呵，我是……」那聲音發出不懷好意的輕笑，「你們對我有很多種稱呼，不過代表的其實都一樣……我是這個世界的神。」

「神？」查理斯狐疑地看了狼人一眼，狼人和他一樣，也露出疑惑的神色。

「不過，最近我非常非常的生氣！」自稱為神的人忽略了他們的懷疑，自顧自地嘮叨了起來，「世界變得一團糟，各種秩序都亂了！我不過是稍微打了個盹……也沒有幾百年，一千年都還不到呢，就被祈禱的聲音吵醒，這一切都是你們的錯！」那個聲音說著說著，竟義憤填膺起來，開始抱怨自己創造世界、保佑所有的生命有多麼勞累，而他們連讓祂睡個幾百年都不行，總是弄出一堆爛攤子要祂收拾云云……

查理斯和狼人面面相覷，都搞不清楚現在到底是什麼狀況。

那自稱為神的聲音稍稍停頓了一會，而後換上了較為嚴肅的語氣，「狼族首領加列·靈桑芬，還有你，血族最高統治者查理斯·溫格里德·非涅克斯，你們是兩族的代表人物，現在我要你們握手言和，不准再爭執下去了！」

「狼族首領？」查理斯詫異地看向對方，同時銀髮狼人也向他看了過來。

「你是非涅克斯家族的人？」

他們彼此都無法相信，站在自己面前的人，竟然會是敵對勢力的領袖。

最後，加列冷笑了一聲，說道：「我們和血族的恩怨，就是因為非涅克斯家族的惡行，你要我和這傢伙談和？」

面對敵人的不屑，查理斯的驕傲也不允許他退縮，「要我們和臭氣熏天的惡狗講和，不可能！」

加列看著他不可一世的高傲模樣，嗤笑道：「要大放厥詞也只有現在而已了，骯髒的蝙蝠一但連蝙蝠洞都沒了，我看你往哪躲！」

話音剛落，一道火光從他身邊擦過，並非是攻擊沒有對準他，而是加列在快要被擊中之際，用寒氣改變了火焰的方向。

他的臉色變得冷漠，看著轉過身來的紅髮青年，青年的手裡已多出了一把火焰弓。

「想打嗎？」加列伸出手，眼中閃爍著好戰的光芒。

看來這位紅髮公爵並不像他的外表那麼柔弱。他那血族最強血脈繼承下來的魔力，和他那高傲不肯屈服的個性，必須由自己摧毀！

兩人怒目相對，就好像狼人和血族的宿怨縮影在這小小的戰場中。

這一刻，黑暗的空間裡傳出一聲怒喝，「你們還敢動手？」

查理斯和加列都被這一聲吼震得頭暈目眩，瞬間，腳下更是一空，原本的地面驀然消失，兩人掉進一個看不見底的黑洞裡。

「打打打、一天到晚就只知道打！我看失去了魔力你們還怎麼打得起來！」

那個聲音停了一下，再次傳來，這次多了些惡作劇的口吻，「我要將你們的靈魂送到另一個世界，變成普通的人類，除非完成我交代的任務，否則就一輩子當個普通人吧。」

「任務……」查理斯喃喃著，他的意識已經有些模糊，但依然能清晰地聽見那個聲

音。

「你們的任務是讓那個王國的五王子成為王位繼承人，不過我要提醒你們的是，你們附身在人類身上，魔力將會受到限制。但是只要你們彼此靠得越近，魔力就越強。」

「除非你們完成任務，否則，只要其中一人死亡，另一個也別想再回到原本的世界……記住我的話，好好體會和平共處的可貴吧。」

那個聲音漸漸消失，留給查理斯的是一片寂靜和黑暗。

查理斯，你是我們一族最後的生存者……

不知道為什麼，他似乎聽見卡利斯舅舅的聲音在耳邊縈繞。

血族的失敗，非涅克斯的沒落……雖然他們都將過錯歸咎於你父親的背叛，但其實真正錯的人是我……

卡利斯舅舅說起他的父親卡貝拉·溫格里德伯爵時，總會不經意地露出溫柔的笑容，就好像在談論一個思慕已久的人。

可惜當時我沒有意識到，過分依賴強大的力量才是我們一族滅亡的原因……以後，當只剩下你一個人的時候，希望你不要恨我們。原諒你的父親，原諒我……我和你母親只希望你能幸福地活下去，找到能一直陪伴在你身邊的人……

「卡利斯舅舅……」查理斯心裡一陣哀傷，睜開雙眼時，眼淚不自覺地流了出來。很久沒有夢見卡利斯舅舅了，為什麼會在這時候又夢見呢……

身旁，一道男人的悶哼聲引起查理斯的注意。

這時候他才徹底清醒，發現自己正平躺在一棵大樹下，身上還有一隻笨重的手臂——它正搭在他的胸口，還環著他的脖子！

他急忙坐起來，將那隻手臂揮開，手臂的主人此時似乎也剛剛轉醒，緩緩支撐起身子，緊鎖著眉頭。

「到底是怎麼回事？！該死的混蛋！」

那是一個金髮的英俊男人，查理斯仔細觀查對方的臉孔，卻對此人毫無印象。

對方意識到自己身邊還有人的時候，他也稍稍一愣，露出了疑惑的神色，「你是……什麼人？」

查理斯沒有回答，因為和一個陌生人說話只是浪費時間。

但正當他打算站起來離開的時候，他卻忽然愣住了。因為，他發現自己和那個金髮男人，都是衣衫不整……

金髮男人也察覺到兩人的處境，有些窘迫地拉攏身上的衣服，皺著眉頭對查理斯說：「抱歉……我好像不太記得自己做過什麼，我記得前一秒我還在一个黑漆漆的世界，和一個紅頭髮的傢伙大打出手，但現在……」

「你……」查理斯一愣，「難道是那個加列·靈桑芬？」

加列大吃一驚，「難道你就是那個紅髮的血族？可是你的臉……」

查理斯無暇繼續和加列爭執，聽了對方的話，他意識到一個嚴重的問題——他將自己的頭髮抓到眼前，竟然是黑色的！

眼看樹旁有條河，查理斯急忙跑到河邊蹲下身來，河水映出他的臉……不，這不是

他的臉！

加列也急忙來到河邊，同樣驚訝地倒吸了口氣，「我們……真的被那個混蛋弄到人類身上了？」

「這裡，恐怕就是那傢伙所說的，另一個世界……」查理斯站起身來，開始回想那時那詭異聲音所說的話，「要想回到我們原本的世界的話……」

加列也站起身，接著他的話說了下去，語速緩慢，像是在回憶，「必須完成祂給的任務……讓這個國家的五王子成為王位繼承人。」

「難道那傢伙真的是神？」查理斯微微咬著下唇，能這麼容易就將一個人變成另一個人，的確非同小可……難道他真的得照對方所說的去做？

「看來這下子別無選擇了……」加列喃喃道，同樣充滿了無奈。

兩人各有所思，陷入沉默，但很快，他們腦海裡同時閃過一個念頭，猶如晴天霹靂，讓兩人頓時朝兩邊退開，和對方保持距離。

「我可不想和一隻狗合作。」查理斯戒備地看著加列，「特別是一隻會咬人的狗！」

「沒有魔力，我倒想看看失去翅膀的蝙蝠該怎麼飛起來。」加列一臉幸災樂禍，嘴角浮出一抹譏笑。

相對於血族，狼人對魔力的依賴較小，失去魔力他依然有一身武藝和力氣，但失去魔力的血族便一無所有。

「你別忘了，如果我死了，你也永遠回不到原來的世界。」查理斯慢條斯理地提醒對方，用從容的表情挑釁回去。

「……」加列沉默了，銳利的目光一直盯著查理斯。琢磨了一會後，他提議道：「或許，我們應該暫時休戰，等完成了這個任務，回到原來的世界再說。」

雖然他也不喜歡和血族合作，但現在情勢所逼，必須以回到原本的世界為第一優先，也只好妥協。

查理斯想了想，知道以自己目前的處境沒有多少選擇，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會向狼人妥協。

「好吧，但我要告訴你，就算我們暫時和解，也不代表我會和狼人和平談判！」查理斯表情認真地說：「幾百年的恩怨，不是短短時間內就能化解的，相信你也明白。」

加列冷笑一聲，「你們血族欠我們的，我也不想就這麼一筆勾銷。」

「哼！」查理斯扭過頭去，像是不屑與對方說話，目光瞥向遠處，立即發現不遠的地方有一小隊人馬正向他們跑來。

「我去問路。」查理斯正要走向那群人，手臂卻忽然被身後的人抓住了。

他不滿地看向對方，加列卻指了指他的衣服，「你打算這樣去問路嗎？」

查理斯的臉頓時紅了起來，他急忙扣好釦子，將衣服整理好。

看著血族公爵露出窘迫的神色，加列促狹一笑，就像在嘲諷，令查理斯惡狠狠地瞪他一眼，只是在兩頰因羞憤而浮上嫣紅的現在，他這一瞪並沒有起到多少威嚇的效果，反倒讓加列更加囂張地勾起微笑。

「怎麼？」

查理斯一聲不吭，轉身丟下他，朝著來人走了過去。

加列看著他的背影暗想，沒想到這個血族公爵這麼好逗弄，看來這段時間至少不會太無聊。

## 第二章

待查理斯匆忙出現在來人面前，還沒等他開口，為首的軍官已氣勢洶洶地朝他咆哮，「安東尼奧！你又把殿下帶去哪裡了？」

安東尼奧？查理斯一愣，又聽對方吼道：「你這該死的混蛋！如果殿下出什麼事，我一定饒不了你！」

查理斯這才有點明白，也許他們認識自己這身體的原主人——那個被稱為安東尼奧的傢伙。

那他們口中的殿下，難道是指……

查理斯疑惑地轉過身，朝加列的方向望去，加列見他看向自己，以為他需要幫助，便向前走了幾步。

剛剛才大聲咆哮過的軍官立即變了語氣，一邊朝著加列走了過去。

「殿下，總算找到您了！幸好上帝保佑您平安無事！」軍官走到加列的面前恭敬地行禮，「侍衛長比斯索前來向您報到！」

而加列的反應和查理斯一樣，稍稍愣了一下。

半天沒得到回應，比斯索疑惑地抬起頭，「王子殿下？」

王子？

聽到個敏感詞彙，加列和查理斯對望一眼，之後，前者立刻轉向自稱侍衛長的軍官，「比斯索，你來得正巧，我正想找你！」

「願為殿下效勞！」

「我問你，五王子……他現在在哪裡？」加列一邊小心觀察著對方的臉色一邊詢問。查理斯也豎起了耳朵，想從比斯索口中聽見重要的訊息。他們必須先找到任務的關鍵所在——那個五王子！

聽加列這麼問，比斯索一臉困惑，「您在說什麼？五王子不就是您嗎？」

「啊……」加列一頓，連忙藏起驚訝的情緒。

可不能讓人看出他們只是暫時借用這兩個人類的身體！

「喔，只是口誤，我是想問大王子在哪裡？」加列的反應很快，急忙改口——既然自己附身的是排名第五的王子，那麼他一定有其他兄長。

比斯索一聽這話，臉色頓時變得嚴肅，「殿下，大王子已經開始行動了，如果您再不趕緊上路的話，或許會被他們先發制人！」

「怎麼回事？」加列忙問。

比斯索意味深長地看了查理斯一眼，這才說道：「不知道是誰將您的計畫透露給大王子了，大王子得知您要前去屠龍，便開始招兵買馬。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前去搶您的功勞，又或者……他想沿途對殿下不利，畢竟，只有您是他皇儲之位最有力的競爭對手。」

原來如此……查理斯和加列心裡各自有數，也都稍稍放心了許多。

原本還有些擔心那個五王子會不會是個無能之輩，現在看起來，倒可以放心了。如果這個第五王子原本就致力於爭奪繼承權，那麼現在再加上他們兩個人的幫助，這個任務應該很快能夠完成，畢竟他們怎麼說都是統領一族的領袖。

「那還等什麼？還不快點上路？」加列一招手，「地圖拿來，讓我們研究一下路線。」

「殿下……」比斯索目光掃向查理斯後，急忙將加列拉到了一邊，「屬下還有點私事想和殿下單獨談談。」

「哦？」注意到他的目光一直放在查理斯身上，加列也瞥了眼正雙手環胸、滿臉不悅的血族公爵，微微一笑，之後便跟著比斯索走到遠處。

他知道，就算走這麼遠的距離，以血族的本能，查理斯依然能夠聽得一清二楚。比斯索並不知道查理斯的聽力異於常人，見和部隊離了一段距離便放下心來。

「殿下，您真的打算帶著安東尼奧一起去嗎？」比斯索焦急地問。

「有什麼不妥嗎？」加列早已猜到比斯索要說的事情應該和查理斯所附身的人類有關，比斯索從方才就對這個叫做安東尼奧的人非常戒備。

「殿下，您若是順利繼承王位，將來會有無數美麗仕女等待您垂青。安東尼奧那個小子不過有幾分姿色，竟妄圖勾引殿下，想讓殿下沉溺於男色……殿下可千萬不要與他太過接近！」

比斯索一本正經地說著嚴肅的事情，可加列卻一直想笑。

沒想到這個安東尼奧與五王子竟是這種關係？讓血族最高貴的公爵變成一個王子的男寵，那傢伙要是知道了一定無法接受……

他稍稍瞥向查理斯所在的方向，如他所想，顯然已經聽到這一切的黑髮青年露出羞憤的氣惱神色，在和他對上眼時，立即轉過頭去。

「比斯索，放心，你說的我都明白。」加列微笑著說道，正想要他別在意，比斯索卻又忽然上前，用更小聲的聲音提醒他。

「您還有很多不明白……這個安東尼奧來路不明，說不定他是大王子派來的眼線，我們的行動千萬不能讓他知道，殿下，您平時一定要小心！」

「放心吧，這些事我心裡有數，而且我也只把他當、僕、人、當、男、寵……出門在外，帶個女人總有所不便，對不對？親愛的比斯索……」加列故意將聲音放大，一字一字地用戲謔的語氣說，果然引來遠方青年狠狠的一瞪。

「殿下能明白，那實在是再好不過了！」比斯索如釋重負地歎了口氣，又恢復了笑容，「那我們準備上路吧！這一路或許會辛苦點，不過比斯索發誓，一定會用生命來保護殿下！」

面對侍衛長的信誓旦旦，加列卻顯得有些漫不經心。

「我們先去哪裡？」他問道。

「殿下，我們要先去卡古拉小鎮，那裡山區傳來有惡龍肆虐，有許多勇士都聚集在那裡，打算前往屠龍，運氣好的話，我們可以找到經驗豐富的幫手幫我們帶路！」比斯索回答。

「好，準備出發吧，我已經等得失去耐心了。」加列說完便走向查理斯，一邊招



呼著，「安東尼奧，幫我收拾東西，我們準備出發了！」

「是……」查理斯冷冷地掃過加列一眼，像是在警告對方不要得寸進尺。

加列卻裝作沒有看見，兩人跟著侍衛們回到皇宮。

收拾好行李，打點好一切之後，加列帶著自己的人馬準備踏上屠龍之路，但就在皇宮門口，他們遇見了大王子以及他的手下們。

大王子臉上掛著不懷好意的笑容，雙眼在查理斯身上掃過，又盯住了加列，「親愛的弟弟，聽說你要去屠龍，我會懷著最真誠的心為你禱告，祝你一路順風！」加列微微一笑，他不瞭解五王子和大王子之間平時如何相處，只能以沉默代替回答。

可是大王子卻沒有知趣地離開，反而靠得更近，虛偽地搭著加列的肩膀，佯裝兄弟親熱，語氣卻尖酸刻薄，「不過，沒想到你居然敢去做這麼危險的事情，和平時那個膽小鬼不太一樣啊……」

「凡事都要試試。」加列依然維持著笑容，也不多說什麼，大步走出宮門，騎上已備好的馬匹。

在他身後，查理斯也俐落地翻身上馬，就在這時候，他突然感覺到一道視線從身後射來，回頭一看，緊盯著他的竟然是大王子。

只帶著少數親信、偽裝成冒險隊的五王子屠龍小隊出發了，就在經過大王子身邊的時候，查理斯和加列都聽見對方發出了一聲極低的冷笑，「我會比你早一步到達的……我親愛的弟弟。」

兩人裝作沒有聽見，但在走出一段路後，竟皆不約而同地看向彼此。

當目光與加列碰上時，查理斯眼底立刻浮現出顯而易見的厭惡，而後立刻轉過頭去。

加列一怔，雖然他也不喜歡血族，但被這麼明目張膽的厭惡還真是……想了想，他嘴角勾起一抹戲謔的笑容，故意策馬靠近查理斯。

「喂，你好歹現在是男寵身分，臉色這麼臭不好吧？」加列低頭在他耳邊輕聲說，讓本來嫌惡地想避開的查理斯不得不忍耐，微微低下頭。

兩人的舉動在旁人看來，就像一對情侶在調情，不過查理斯其實是在暗自咬牙，巴不得讓戲弄他的惡犬知道他的厲害。

「要你演個戲也這麼不敬業，萬一被識破，可別指望我會救你。」加列挑釁地說道。

聞言，查理斯憤憤地抬起頭，眼睛裡閃爍著逼人的光芒，「我才不需要你的幫助！」若是在從前，查理斯這樣一瞪是極有氣勢的。不過他現在所附身的這個人類，不僅相貌、身材纖細，天生粉嫩的皮膚襯著黑髮更讓他有種柔媚之感，就像個精緻的洋娃娃，反倒讓他的表情添了點倔強的可愛。

可愛？

加列微微一怔。自己怎麼會覺得一個臭蝙蝠可愛？

就在他失神的這一會，查理斯已經往前走出一段路。身後的比斯索見他呆愣的模

樣，便喚了他一聲。

「殿下？是不是安東尼奧那小子說了什麼？」忠心的侍衛長問。

「……沒什麼。」加列搖搖頭，雙腿一夾馬腹，讓馬兒小跑上前。

他應該只是一時被那副軀體迷惑而已，沒什麼的。加列在心裡告訴自己。

快天黑的時候，一行人終於來到卡古拉小鎮，在小鎮最好的旅館落了腳。

在加列的吩咐下，他們和幾名侍衛在村中的酒館分頭打聽有關龍的消息。

「你們來找龍？」

不遠的地方，一名大漢嗓音洪亮，原本吵雜的酒館立刻安靜下來。

所有人都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著加列一行人，讓加列和查理斯神經緊繃了起來。

「有什麼不對嗎？」前去打聽的侍衛疑惑地問道。

「唉……」那大漢歎了口氣，搖了搖頭，一時間，酒館裡所有人都搖頭歎氣，好像陷入了默哀中。

「實際上，最近有不少前去屠龍的勇士失蹤了。」加列面前的酒館老闆好心為他解釋。

「失蹤？是被龍吃掉了嗎？」加列追問。

老闆搖了搖頭，「不，並不是因為龍……你們還是不要多問為好，也不要再去屠龍了，否則，小命難保！」

說完，老闆便轉身去忙別的事情，剩下的人也都低下頭去，似乎刻意閃避這個問題，不願多說一句。

查理斯和加列相互對望了一眼，知道這裡不會有人回答他們的困惑，便起身離開。

他們在鎮子上隨意轉了一圈，但無論是哪家酒館，一聽說他們是來打聽有關龍的消息後，都一聲不吭，甚至還有脾氣較火爆的老闆，直接將他們請出去。

有關屠龍的事情就好像是一個魔咒，誰碰觸到就會染上不幸……

苦尋無果，查理斯和加列不免有些灰心，但就在他們打算折回旅館時，一個小女孩忽然攔住了他們的去路。

「請等一下！」

小女孩大概只有八、九歲左右，綁著兩根小辮子，臉頰通紅、氣喘吁吁，像是急忙奔跑過來。

「妳是什麼人？！」雖然對方只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小孩，不過比斯索還是盡忠職守地擋在加列身前，搶先一步盤問。

可被他這一嚇，小女孩有點害怕，不自覺地退後了一步。

「有什麼事嗎？」這時候，一個好聽的聲音傳來。

小女孩抬起頭，見到一名俊美青年邁著優雅的步伐走到她面前。

她的臉頰變得更紅，顯得格外緊張，「大、大人……我、我想和你們做個交易！」

「哦？」查理斯蹲下身，將手放在她頭上，語氣柔和地問：「妳想和我們交易什麼？」

「我……我聽說，你們正在打聽有關龍的事……」她偷偷看了查理斯一眼，「我可以把大家不敢說的事情告訴你們，但是，我想請你們幫我找到我父親！」

「一個小女孩能知道什麼！」比斯索不以為然地哼道，可身後卻隨即傳來加列冷冷的聲音。

「比斯索，這裡的事情不用你插手，你先回旅館安頓大家吧。」

「可是，少爺……」比斯索還想再多說什麼，但加列不耐煩地揮了揮手，便不再理他，他也只好聽命離開。

這邊，查理斯已經將小女孩抱起來，「我答應妳幫妳找到妳的父親！請妳將事情全部告訴我們吧。」

小女孩點點頭，乖順地任由查理斯抱著她進入旅館。

加列也跟在他們身後，在旅館大廳的角落裡坐下。

一坐下，這名叫藍妮的小女孩，便將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說了出來。

「據說在距離這裡不遠的山林裡，住著一隻非常可怕的黑龍，名字叫做奇古。許多屠龍騎士都去挑戰牠，可是沒有一個人能夠戰勝牠！甚至，連大名鼎鼎的劍士艾蒙德·格里斯帝都死在牠手裡……」

藍妮苦著一張小臉，「可是一年多前，忽然傳出一個消息……要想殺死黑龍奇古，需要一件魔導具，這件魔導具就藏在前面不遠的黑暗森林裡，所以……」

「所以鎮上的人都去找那件魔導具了？」查理斯猜測道。

「我父親……也是一名劍士，聽說有這樣魔導具後，他就前往黑暗森林去尋找，但是至今都沒有回來。鎮上很多人都在那片森林裡失蹤了，大家都說那片森林被詛咒了。大人，請您一定要救救我父親！」藍妮緊緊拉著查理斯的手，眼淚湧出眼眶，「我只有父親一個親人，如果父親永遠回不來的話……我……」

「放心，答應妳的事情，我們一定會辦到。」查理斯盡力安撫著藍妮，他將小女孩抱在腿上輕輕搖晃著，邊替她擦去淚水邊說：「絕對不會讓妳變成孤單的一個人……絕對不會……」

加列原本以為查理斯只是為了得到消息才會對一個陌生的小女孩如此溫柔，畢竟血族不都是把其他種族當作奴隸或食物的嗎？

但此時他卻發現查理斯的神情無比誠懇，他輕聲安撫小女孩的模樣看起來就如同慈愛的天使一般，一點都沒有造假，可眼中閃爍著的淡淡悲傷就好像那些安慰藍妮的話，反而是他自己在安慰著自己。

加列第一次發覺這個青年和他以往所認知的血族完全不同，而看著對方的表情，他心中竟然浮現出同情和憐憫的感覺。

為了面前這名青年……

次日，加列便帶著一群人往黑暗森林的方向前進。

昨晚查理斯是和那個小女孩一起睡的。加列出於本能本想要阻止，可一想起對方現在的身體根本就是個人類，失去魔力後更沒有太多威脅性，這才放任他去。

不過今天一早，加列就發現查理斯身上透著一股冷硬的抗拒氣息，像是將他自己鎖在一個封閉的空間，拒絕與所有人接近。昨天的脆弱和溫柔就好像一個假像，讓加列萬分疑惑。

究竟是他自己看錯了，還是血族本來就是這麼奇怪？

他們就這樣一直保持著沉默，等來到傳說中的黑暗森林時，夜幕已再次降臨。加列沒有聽從比斯索等天明再進入森林的提議，對他和查理斯而言，夜晚才是他們真正活躍的時間。

樹林間，貓頭鷹的聲音不停傳來，前方完全沒有路，只有層層樹影。

月光皎潔，在濃密樹冠遮掩下，沒有落下多少光輝，整個森林黑漆漆的，還瀰漫著一股霧氣，看起來陰森又恐怖。

一行人舉著火把在森林裡探索，不知走了多久，忽然間，查理斯停下了腳步，他抬起頭看向遠處，那兒似乎傳來陣陣歡笑聲……

「那邊好像有人居住。」查理斯指向遠方，卻立即遭到比斯索的反駁。

「你瘋了嗎？這種地方怎麼可能會有人！」

「不……」加列也抬頭看向查理斯所指的方向，「他說的沒錯，那裡的确有人，我也聽見了吵雜聲！」

見王子都這麼說，比斯索不敢再多嘴。

他們跟著查理斯和加列朝聲音來源的地方走去，沒過多久，就走出了那片詭異的森林。

前方的道路變得明亮起來，月輝將地面照得發白，讓他們有一瞬間無法適應這樣的光線。

濃霧也都散盡，前方是一片平坦的草地，草地中，一座雄偉的建築拔地而起，燈火輝煌，人們的歡笑和打鬧聲就是從那裡傳出來的。

走近一點，眾人才發覺，這座建築是一棟非常古老的城堡。

城堡上爬滿了青苔和樹藤，遮住每一塊磚瓦，四周的圍牆破舊不堪，像隨時都會被風吹倒。

這樣一座殘破的城堡，裡頭卻格外熱鬧。

查理斯和加列疑惑地走近時，立即有幾名劍士打扮的男人走上前來迎接他們。

「歡迎你們的到來，親愛的朋友！」他們熱情地拉過加列和查理斯，以及他們身後的侍衛們，「你們一定是來參加惠斯特家族的晚宴吧！」

「不，我們只是路過這裡，想找個地方落腳。」查理斯立即回答，不知道為什麼，他總覺得這幾名劍士有些古怪，但又說不上來怪在哪裡。他們似乎像是普通人，卻又不全像……

「我們家城主向來熱情好客，他一定會幫助你們的！既然已經來了，不如和我們一起喝一杯吧！」對方大刺刺地拉過查理斯，摟著他的肩膀，將一行人硬是帶到了宴會上。

偌大的宴會大廳裡熱鬧非凡，桌上擺著各種美食和佳釀，漂亮的舞孃隨著音樂扭動腰肢，一旁的男人們則興奮地吹著口哨。

查理斯看了一下四周，參加宴會的賓客們各個佩戴著劍或是魔杖，看來他們不是劍士就是魔法師……該不會，那些在這片森林裡失蹤的人都被留在這裡了吧？

「歡迎你們，陌生的來賓！」

正當他思索之時，一名身穿黑色燕尾服的中年男子在幾名隨從的擁護下，走到他們面前。

來人非常有禮貌地向加列和查理斯行了禮，「我叫做凡卡·惠斯特，是這座城堡的主人。聽說幾位遠方來的朋友想在我這裡落腳，那可真是我的榮幸……」

凡卡稍稍抬起頭，看見面前的查理斯時，雙眼就像被什麼吸引住一樣，一動也不動，「哦，天，您真是我見過的最美的男子！」

查理斯皺了皺眉，他向來不喜歡被別人說自己長得美，加上這具身體也不是他本人，明知對方稱讚的外表不是自己的，仍讓他感覺無比怪異。

可是城主並沒有覺察到查理斯心裡的不悅，他握住查理斯的手，想彎腰親吻，查理斯立刻抽回自己的手，並躲到加列身後，「少爺，我們真的要在這裡過夜嗎？」

「這方圓百里內已經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落腳，諸位如果不嫌棄，今晚就在這裡住下，等明天再上路吧！」凡卡見他的反應倒也不生氣，大方笑道：「正巧今天是我的生日宴會，能在這一天遇見你們，也算是上帝的安排，不是嗎？」

加列微微一笑，顯得鎮定自如，他看了看四周，對凡卡問：「這裡的人都是過路的客人？」

「哦，不。」凡卡回答，「大部分都是我的家人，還有一些朋友，我來幫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我的管家卡爾。」

「很榮幸認識您，先生。」卡爾上前來，向加列行了個禮。

凡卡又繼續介紹，「這位是護衛長休斯……」

休斯哼了一聲，算是打了招呼，凡卡又興致勃勃地介紹了好幾位他忠心的僕人，如果不是管家及時阻攔，這位熱情的城主像是要把他所有的家人都介紹一遍。

「主人，相信這些朋友們已經飢腸轆轆了，不如趕緊請他們入席吧！」

「哦，對！我太失禮了！」凡卡一拍腦門，急忙領著眾人入座，「來，各位，請讓我親自為你們帶路，往這邊走……」

### 第三章

宴會繼續進行，一開始，出於對陌生人的好奇，有幾名青年來向加列敬酒，問了點有關他們旅途的事情。

當然，加列並沒有告訴他們實情，只說自己是遊歷大陸的冒險隊。

加列和查理斯坐在靠角落的一張桌子，比索和其他侍衛則分坐在四周。

他們將加列和查理斯團團圍住，這樣才能既不打擾到王子，又保護好王子的安全。一開始，他們很小心，很謹慎，不敢隨便亂吃東西。

但隨著宴會逐漸進入高潮，所有賓客都舉起手中的酒杯為城主的生日歡呼時，在氣氛影響下，他們也漸漸放開警覺，大口喝著啤酒。

在這種場合，就連查理斯都免不了喝了幾杯——他其實從來沒有用這麼大的酒杯喝過酒。

宴會一直很熱鬧，高潮不斷，四周的嘈雜以及酒精的作用，令查理斯有些頭暈目眩。而且，他還覺得身體異常燥熱，於是解開了扣得死死的衣領。

「好熱……」他喃喃發著牢騷，臉頰酡紅，身體軟綿綿地靠在椅子上，手還在拉扯

自己的衣服。

這副模樣落入加列眼裡，差點令他噴出喝到嘴裡的酒。

「喂！你喝醉了嗎？」加列一手拉住了查理斯，想要阻止他。

可是查理斯卻一改平日嚴肅冷漠的態度，對著加列綻放出極為妖豔的微笑，「你不熱嗎？不用脫衣服嗎？」

說罷，他起身湊到加列身邊，沒經加列允許，便伸手扯開他的衣服。

「嘿！」加列不滿地叫了出來，一把抓住查理斯的兩隻手腕，「你知道你在幹什麼嗎？」

這該死的血族！平時的矜持都是裝出來的嗎？

「可是……我好熱……」查理斯的雙手被加列緊緊抓住，他難受地扭著身子，不知怎麼地竟然坐到了加列腿上去，「熱……怎麼辦？」

「……」這一刻，加列也覺得氣血上湧，理智漸漸快要把持不住。

這個血族，可真是個危險生物！

「別鬧了！查理斯！」他很想直接將對方甩開，但是身體卻似乎有點兒不聽使喚，不但沒有推開對方，反而還將人直接摟入了懷裡！

自己這是怎麼了……

「……你也熱嗎……」

查理斯無意識的呢喃，在加列的耳邊吐出熱氣，令他小腹一緊，體內竟燃燒起某種邪惡的慾火。

「查理斯……」他喃喃唸著對方的名字，這個名字也好像一個魔咒，在蠱惑著他趕緊做下一步。

加列放棄了抵抗，他的大手探入查理斯的衣服裡，撫摸著那滾燙而細膩的肌膚。

「嗯……」查理斯動情地呻吟，一邊配合著他脫去自己的衣服。

加列抱緊裸露著上半身的查理斯，大手順著對方的後背，探入他的褲子裡，輕輕揉弄起那圓滑的臀瓣。

「不……」查理斯本能地抗拒，卻被加列吻住雙唇，並很快被突破防線。

兩人忘我地激吻著，彷彿不記得對方是自己的仇敵，直到加列一時性急，翻身想要將對方壓在身下……

「砰」的一聲悶響，兩人重心不穩，竟從沙發上滾到了地上。

查理斯的後腦著地，加列前額撞上了桌角，劇痛使兩個常年身處戰局的首領自靈魂深處湧現本能的防備，警戒與敵意瞬間驅散了所有慾望，查理斯猛地翻身滾到一旁，擺出備戰姿勢，加列也抬起身來齙牙咧嘴地朝對方咆哮。

可突然，兩人發現自己不是身處在自己的領地，對方也不是熟悉的敵人樣貌，他們這才想起自己現在的處境，而在對面的人也是暫時的盟友。

「唔……怎麼回事？」查理斯這才消去戰意，捂著發痛的後腦，稍稍晃了晃頭，「發生什麼事了？」

「……」加列沒有回答，他也剛從戰鬥的野性中回神。

「這是怎麼回事！」查理斯忽然驚叫一聲，看著自己凌亂的衣服，臉蛋一片通紅，

「剛才……剛才那是……」

他們不約而同地回憶起剛才所發生的事情，那忘情深吻的觸覺似乎還存留在嘴邊！

「加列！」查理斯忍不住大喝一聲，他很少這麼大聲說話，但此時他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緒，「你——」

「是你自己脫了衣服，先勾引我的。」加列抗議，冷哼一聲，「不然誰想跟一個吸血鬼接吻……」

但是，剛才自己也好像有一瞬間著了魔，竟然忘記了彼此敵對的身分……這種彷彿被人操縱的感覺，實在是糟糕透了！

「你以為我就願意和一隻臭狗接吻嗎？」查理斯忿恨地回道，一邊迅速地穿起衣服。

「查理斯，你不覺得事情有點奇怪嗎？」加列恢復了冷靜，仔細一想，他覺得剛才發生的事情很詭異，並不是酒後亂性那麼簡單。

一個喝醉的人，哪可能摔了一下後就能立刻恢復清醒的？

「的確，剛才那種感覺非常怪異。」查理斯環顧四周，也覺得奇怪。

宴會依然在進行，他們的侍衛已經完全融入其中，不顧形象地跟著眾多賓客哄鬧起來，也有不少人像是著了魔似的，在宴會廳的角落裡做起剛剛查理斯和加列所做的事情。

查理斯沉吟道：「剛剛那種感覺就好像是……身體完全不屬於自己，根本不受理性的控制。」

「就好像是中了魔法，中了……」加列沉默了片刻，抬起頭，發現他的同伴正看著他，兩人的想法一致，異口同聲地道：「幻術！」

幻術可以蠱惑靈魂、讓人的理智失控，這身體本來的靈魂依然存在他們的體內，而且又正好是那種令人尷尬的關係……

或許是因為幻術導致他們的靈魂暫時被控制，因而釋放出了原本兩個靈魂潛藏的慾望。

加列有些驚訝地發現，自己竟和眼前的血族公爵意外地有默契，即便是那些陪伴他多年的部下也從沒有過這種情況。

「我覺得這座城堡非常古怪！這裡的人看起來都像冒險者，也許他們是中了幻術，沉浸在歡樂中不願離開。」查理斯看向周圍的賓客，那些人都佩戴著武器，看起來根本不像是參加宴會的裝扮。

「如果真是這樣……」加列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不過他還有另一重疑惑，「但幻術其實很容易就能解除……更何況他們之中還有魔法師，魔法師不可能這麼容易中幻術吧？」

「所以，我想這裡一定還有其他什麼東西在作怪，或許就是我們在尋找的魔導具！」查理斯認真地說道，一抬頭，卻看見狼人用贊同的目光看著他。

那目光令他困窘，感覺有些奇怪，血族與狼人敵對那麼久，而他竟然在狼人首領的眼神中看到一絲……信任？

不知道為什麼，他忽然想起剛剛中幻術時發生的事，因此臉頰一紅，急忙轉過頭去，「畢竟我們也不清楚那個魔導具到底是什麼，或許真有這種魔力，能讓魔法師都無法抗拒它的力量……那我們就要趁還沒有完全被它迷惑之前，將那個東西找到。」

「說的也對，走吧！」查理斯才剛說完，就被加列拉了過去，令他身體一僵，急忙掙脫開。

「還愣著做什麼？不是要趁沒有人注意到我們，趕緊將那個東西給找出來嗎？」加列看著他說，隨即大步走出宴會廳。

查理斯雖然有點不太高興，但還是跟在加列身後，一起離開吵雜的宴會廳，迅速朝著城堡內移動。

除了宴會廳外，城堡其他地方都靜悄悄的，看不見人影，有的走廊上方還纏繞著蜘蛛網，看起來像是很久沒有人打掃過一樣。

查理斯和加列推開一扇笨重的門，門板傳來「吱」的聲響，顯得很笨重。

房間裡一片黑暗，只能藉著窗外的月光，看清前方的牆壁上掛著幾幅畫像。

「看樣子，這裡應該不會有什麼。」查理斯一邊說，一邊無意識地向前走一步，腳下的地板立即傳來輕微的細響。

「小心！」加列反應靈敏，在開口提醒的同時，迅速伸手拉住了查理斯的手臂。而同時，他腳下的地板竟猛地塌陷下去！

查理斯頓覺腳下一空，手臂隨即被往後拉扯，整個人貼上了一堵溫熱的厚實胸膛。意識到自己此時的處境，查理斯的心突然像被猛烈撞擊一樣，劇烈地震動著。

「小心一點……」加列低沉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更是令他臉頰發燙。「這裡看來失修已久，地板都腐爛了。」

「放……放開我！」查理斯扭動著身子，從他懷裡掙脫出來。

可惡！一定是剛才中了幻術的後疑症，這具身體的靈魂對加列所附身的五王子身體的反應還殘留著，一定是這樣……

加列雙手環胸，「剛才我可是救了你一命，你就這麼對我說話嗎？傲慢無禮的公爵大人……」

「是你自己多管閒事！」查理斯氣不服地說道，朝著門外走去。

「喂！」加列急忙追上他，兩人在走廊裡走了許久，距離始終只有半臂之隔。

忽然，查理斯停下腳步，加列也跟著停了下來。

公爵大人轉過身來，不悅地看了加列一眼，神情裡透著一絲彆扭，「你就不能離我遠一點嗎？」

看著他這副模樣，加列不知道為什麼忽然覺得心情大好。逗弄這個看起來一本正經的血族貴族，比玩什麼都有意思！特別是將他逗得面紅耳赤之時……

「我們靠得越近，魔力就越強。而且……」加列湊上前，故意在查理斯耳邊說話，「靠近一點，我才能隨時救你啊，驕傲的公爵閣下……」

「我……」查理斯的臉果然又一次紅了起來，他一把推開加列，毫無預兆地甩手打了對方一巴掌。



這一耳光打得加列完全沒來得及抵抗，直接愣住。

「你這不知羞恥的混蛋，少看不起人！」查理斯惱火地瞪著他，指著前方的道路，用命令的口吻說：「你去前面，我往後面走，這裡不需要什麼魔法！我們分頭行動！」

加列原本起的一點點玩鬧之心，被查理斯這一巴掌給徹底打滅了。他冷笑一聲，朝查理斯所指的相反方向走，並用嘲諷的語氣大聲說：「那好，我們走著瞧吧，到時候遇到危險，可別怪我走得太遠聽不見你的哀號！」

「我死也不會要你來救！哼！」見對方故意不照自己的指示來做，查理斯也扭頭走向前方。

這一次，過了許久，後面再也沒有跟上來的腳步聲。

落單的查理斯忍不住有點害怕，畢竟失去了魔力的他確可以說是無助的，但他在心裡給自己鼓足勇氣，用非涅克斯家族的精神來鼓舞自己，不要害怕……就算此時只有他一個人……

「吱……」一陣風吹來，前方不遠處的某扇門發出了聲響。

查理斯警覺地抬起頭，只見前方有一點燈光亮起。

總算找到有人所在的地方了嗎？他快步走上前，發現走廊盡頭有一扇虛掩著的門，剛剛發出聲響的或許就是那裡。

他輕輕走到門口，將門推開一些，朝裡面張望。

裡面點著微弱的燈火，依稀可以看見許多排書櫃，還有一張擺放著燭台的書桌。看起來……好像是城主的書房。見房中沒人，查理斯蹣手蹣腳地走進去，將房門輕輕闔上。

既然是書房，應該會有什麼線索吧？他心裡想著，朝書櫃看去，發現那裡陳列著的大多都是有關魔法的書籍。

看來這位凡卡城主必定懂得魔法，或許他是個厲害的魔法師，給整座城堡都施展了魔法，但要為這麼龐大的建築施加魔法可不是普通人能辦到的，他一定用了什麼道具，比如說，大家都在尋找的魔導具……

查理斯暗自思索著，在隨意看了一遍書櫃上的書目後，他的目光落在了城主的書桌上。

書桌上的那盞燭台，蠟燭只燒了一半，似乎不久前還有人在這裡——說到這，剛才他們離開宴會大廳的時候，城主在那裡嗎？

查理斯發現自己對此完全沒有印象，不過那麼混亂的時候，的確也很難確認每個人的動向。

他小心地走到書桌邊，發現桌上放著一本攤開的日記，筆放在一邊，像是才寫了一半。

查理斯好奇地將日記拿起，隨意翻了幾下，頓時驚訝地瞪大雙眼。

「這難道是……」他又多翻了幾頁，然後吃驚地捂住了嘴，「天啊！原來是這樣……」

「這並不算什麼神奇的事！」

忽然，一道聲音傳來，嚇得他丟下手中的日記。

「每一個看見這本日記的人，都會露出和你一樣的表情來，我親愛的客人。」查理斯轉身，看到房門被人推開，城主凡卡正站在門外，露出溫和卻虛偽的笑容，「但之後，他們每一個人都認為我做得對，而留在我身邊……」

「你這樣做會受到懲罰的！」查理斯剛想運用魔法，卻發現體內的魔力少得可憐——他和加列距離太遠了。

那隻可惡的狗！查理斯暗罵一句，然後戒備地看著面前的敵人。

「放輕鬆點，親愛的，雖然你並沒有告訴我你的名字，但是這不要緊……」

凡卡依舊笑咪咪地走向他，卻給他一種前所未有的可怕感覺……這個人的氣息，不像個普通人類！

「因為……」他走到查理斯的面前，對面露驚慌的青年伸出手，撫上他的臉頰，目光中充滿愛憐，「你馬上就會成為我最忠誠的情人，法布林……」

「……」查理斯還沒來得及開口反駁，就聽見午夜鐘響，隨即眼前一黑，意識模糊起來。

糟糕了……查理斯暗叫不妙，在倒下去的那一瞬間，他狠狠咬破了嘴唇，悄悄在地上吐了口血。相信這樣做，那隻鼻子靈敏的狗應該會明白自己遭到襲擊，而提高警覺吧……

沒想到自己在被捉前，竟然還會考慮到加列的安危，查理斯有些自嘲地想，之後就陷入了昏迷之中。

午夜的鐘聲傳出很遠很遠，加列聽見後，稍稍轉身看向城堡。

因為有些氣憤，他走得速度很快，沒多久就已經走出了城堡外的圍牆。

鐘聲驚起一片片烏鴉，同時堡內大部分火光瞬間滅盡，就好像大家聽見鐘聲準時上床睡覺了一樣。

失去了燈火，夜色立即變得黑暗無比，只有月光將地面照得慘白難看。

加列忽然停下腳步，剛才他還沒察覺，這時，借助這透亮的白色月光，他才發現自己腳下竟然是一座墳墓。

古堡附近有墳墓其實一點都不奇怪，這就等於是家族墓園一樣，除了堡主一家之外，為城堡服務得夠久的僕人在過世之後，通常也會葬在城堡附近的墓園中。

加列伸手輕輕揮去落在古老墓碑上面的灰土，依稀能看見這座墳墓的主人的名字和他死去的時間。

「法布林·惠斯特，一七七二年……」加列默默地讀著，「死於疾病。」

他又注意到旁邊緊挨著的一座墳墓，走過去一看，心裡頓時涼了半截！

「凡卡·惠斯特，一七五七年……」

城主和這個凡卡·惠斯特同名？

加列心裡由衷希望是這樣，他又轉向不遠的其他墳墓。

一座座墳墓挺立在墓地中，落下長長的黑影，沉睡在這裡的，大部分都是惠斯特家族的成員，或是為惠斯特家族效勞的僕人們。

在這些僕人的墳墓中，加列又看見兩個很眼熟的名字，「休斯·道爾頓」以及「卡

爾·李斯特」……

他無法斷定這些墳墓和剛才自己看見的人有什麼關聯，但他很肯定，自己見到的並不是什麼鬼魂幽靈，因為他們的腳下都有影子。

但這麼多重名又是怎麼回事？

抱著滿心的疑惑，加列重新返回城堡。

這時候，城堡裡的宴會大廳已經悄無聲息。

所有的賓客，包括比斯索他們，全都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就像是斷了線的人偶。加列上前檢查每個人的氣息，發現他們還活著，但無論怎麼拍打呼喚，他們都沒有醒來。

他隱隱約約覺得出了什麼事，連忙往查理斯先前走過的方向找去。

走到一個房門半掩的房間外，他忽然嗅到空氣裡瀰漫著一股令他很不舒服的血腥味。

他心生疑惑，推門走進那個房間，這裡頭黑漆漆的，但並不妨礙他那敏銳的嗅覺。他朝著書桌走去，終於在書桌前發現地上殘留的血漬。

加列伸出手指沾點血，放在鼻子下仔細辨別。

「是那傢伙……」加列皺起了眉頭，這氣味很熟悉，分明是查理斯所附身的那個人類的。

一想到對方可能遇到了襲擊，加列就忍不住有點自責，他根本不該和那個笨蛋分開！沒有魔力的保護，查理斯和脆弱的平凡人類沒兩樣！

加列沒有懊惱多久，因為他能感覺到，外面還有殘留下來的血味。

他立刻追蹤著氣味而去，最終，來到了一個房間門口。

他正想推開門，卻聽見裡面傳來了凡卡的聲音。

「親愛的法布林，你覺得怎麼樣？這具身體是不是很美？」凡卡溫柔地問道。加列悄悄地推開門，從縫隙看進去。只見凡卡背對著他，抱著一人站在窗前，親昵地在懷中人脖子上蹭著。

「親愛的城主大人，雖然您讓我醒來我很高興，但我總有點害怕……我覺得這具身體裡住著的不只我的靈魂。」凡卡擁抱著的人轉過身來，依偎在他胸前，有些擔憂地說。

那聲音是多麼的熟悉……正是查理斯！

「不用擔心，親愛的法布林，那個人的靈魂很快就會消失，那時候你就是這具身體的主人了……」凡卡微笑著說道，低頭親吻查理斯的唇角。

加列在門外瞥見，忽然心裡一頓，急忙轉過頭去。

他覺得心裡有點不太舒服，但他知道，這不是查理斯太輕浮，聽這兩人的對話，恐怕是那個叫做法布林的靈魂佔據了查理斯現在的軀殼。

那個法布林……如果就是墓地裡的那名死者，那這位城主……恐怕也是附身在其他人類身上的鬼魂吧？

「好了，親愛的，我去收拾一下宴會的殘局，今晚好像有位貴客在城堡裡迷了路……不用擔心，我會盡快回來陪你。」城主好好安慰過「情人」後，便轉過身來。

加列在他轉身的那一瞬間，迅速關上屋門，躲到走廊的角落裡。

凡卡走出房間，對裡面的人戀戀不捨地投去一記飛吻後，才往宴會大廳的方向走去。

等他離開很遠之後，加列才從角落裡走了出來。

確定附近沒有別人，他迅速來到房門口，直接推門而入。

他原本以為，自己的魯莽行動會遭到佔據查理斯身體的幽靈強烈抵抗，因此已經做好突襲的準備。

但一切與他想像的不同，房間裡安安靜靜的，沒有半點聲響，查理斯正坐在窗前，一動不動。

窗外淡淡的月華照在他雪白的臉上，使他看起來就像一尊人偶，閉著雙眼，像是睡著了似的，模樣和宴會大廳裡的客人完全相同。

Crescent